

第 25 小时

文 / [美国] 戴维·本尼奥夫

译 / 陈 明

外景 西区公路 夜晚

一只黑狗在隔离带上沉睡, 它的头趴在两掌之间, 身子紧倚着分开南北两道的路障蜷缩而卧。

车辆在它身旁隆隆驶过: 黄色的出租车, 蓝色的警车, 以及装着彩色玻璃和泽西州钢板的白色大型豪华轿车。

这时我们听到了急促的刹车声。一辆有制造厂商标的黑色65型福特野马驶过了隔离带, 在越过黑狗大约10码之后又倒车回来。黑狗警觉地竖起了头。

两个男人从汽车里走出来。开车的人是蒙蒂·布罗根, 25岁左右, 他的脸色在摇曳的灯光下显得有些惨白。他的颈项上环绕着一条银链, 上面坠有一枚小巧的镀银十字架, 而手指上则佩戴着几颗银戒。

坐车的叫科斯泰亚·诺沃特尼, 一个30多岁的笨重男人, 这会儿正用手帕擤鼻子。

这是个寒冷的夜晚。蒙蒂穿着驼绒大衣, 科斯泰亚则穿一件旧的蓝色苏联海军外套。

蒙蒂: 它还活着。

科斯泰亚(乌克兰口音): 这是什么狗?

蒙蒂: 斗牛犬, 不过它一定让什么人赌输了钱。

他们同这条狗对视着。

科斯泰亚: 他们干了些什么? 蒙蒂, 等着它烂掉吗?

蒙蒂: 我正想着朝它开枪呢。

科斯泰亚: 杀它? 你有病吗?

狗依旧毫无表情地盯着他们看, 它的脸被过往的车灯照亮了。它爪边的人行道上满是随意丢弃的碎玻璃, 拧弯了的金属废料, 和报废的黑色轮胎橡胶。

蒙蒂: 他们把它丢在这儿等死, 是从车上把它丢在路边的。

一艘来自哈德森河的轮船鸣起了汽笛。

科斯泰亚: 得了, 哥们儿, 这儿太冷了。走吧, 大伙在等我们呢!

蒙蒂: 他们都等习惯了。

蒙蒂在黑狗身边蹲了下来开始仔细观察它, 从这个角度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只斗牛犬曾经被残忍地虐伤过。一只耳朵已经被咬烂, 皮毛也被烟头烫伤, 苍

蝇正在它满是鲜血的毛发上爬来爬去。

蒙蒂(继续):我想没准儿它的屁股——

突然黑狗猛扑上来,咧着下巴,猛扑向蒙蒂的脸。蒙蒂向后绊了个跟头,而那狗因为伤得太严重无法继续攻击,但它仍然咆哮着保持着蹲伏的姿势。

蒙蒂坐在人行道上,摇了摇头。

蒙蒂(继续):老天!它还能咬人呢!

科斯泰亚:我想这狗可没想跟你闹着玩。走吧,你想把警察招来吗?你想让警察搜你的车吗?

蒙蒂:看看他们对它做了什么,简直像烟灰一样到处乱丢。

蒙蒂站起身来,用手掌拍去刚才坐下时留在裤子上的灰尘。

蒙蒂(继续):把它抬到后备箱里。

科斯泰亚:什么?

蒙蒂:东区有家宠物医院,我喜欢这家伙。

科斯泰亚:你喜欢它?它想咬掉你的脸呢。看看他,这就是一只死狗,你要是喜欢狗,明天我送你一只小狗。

蒙蒂根本就没听,径自走回到车边,打开后备箱,拖出一条带油渍的绿色军用毛毯。

科斯泰亚(一把拉住他):等等!(继续)等一分钟,请你等一分钟好吗?我可不想碰这只狗,蒙蒂,我不碰它。

蒙蒂抱着军用毛毯绕到狗的后方——

蒙蒂:这是条好狗,这一点我从他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是有个性的小杂种!

科斯泰亚:有时我认为你非常愚蠢。

那狗已然重新趴在了人行道上,呼吸有些急促,但是它的眼睛始终盯着面前的两个男人。

蒙蒂:它待在这的时间太长了,再这样就要死了。

科斯泰亚:一分钟以前你还要射杀它呢!

蒙蒂:那可是仁慈的安乐死,但是它还不死呢!

科斯泰亚:是吗?它告诉你的?

蒙蒂在狗后面慢慢地围扑,像斗牛士挥舞披肩一样握住毛毯。

蒙蒂:分散它的注意力。

科斯泰亚迟疑地望着他的朋友,然后低下头发现了脚边有一个干瘪的碳酸饮料易拉罐,并一脚踢开了它。

狗的脑袋随着易拉罐铝皮的一闪转了过去。

蒙蒂猛地将毯子扑向它并迅速将它套起来,紧紧地抱起了狗。狗狂叫着,嘶咬着毛毯,并使劲地想要露出头来。

蒙蒂踉跄地走到他的野马车前,硬撑着不让怀里的这只斗牛犬逃脱。就在他们跌跌撞撞地走到车跟前时,狗挣脱了毯子,狠狠地咬向了蒙蒂的喉咙。

蒙蒂用力将狗扔进了后备箱,并盖上了厢盖,然后就回到了驾驶员的座位。

科斯泰亚默默地望着他,又仰天长叹了一口气,最后也上了车,只留下那只狗在后备箱里扑腾。

内景 野马车

当蒙蒂发动引擎时,两人始终默默



而你却想在公路上扮演牛仔,不,应该是狗仔!

蒙蒂大笑,他的手轻压脖子的一侧,血从他的手指之间渗出。

科 斯 泰 亚 (继 续): 是的,嘿嘿,你是个丧门星,总给我带来厄运。我们每件事都倒霉,倒霉!为什么

无语。鲜血从蒙蒂脖颈右侧伤处流下。

科斯泰亚: 你的小脑袋里都在想什么?

蒙蒂微微一笑。他并没有注意到自己正在流血。

蒙蒂: 我得到它了,不是吗?我这么快就把它搞定,你不感到惊奇吗?

蒙蒂看了看路,又把车重新开上了高速。

科斯泰亚: 是,你是够快的。

他指着蒙蒂脖子上开始汩汩流血的伤口——

科斯泰亚(继续): 同时,你也在流血!

蒙蒂: 那是狗的血。

科斯泰亚: 是吗?是因为你的脖子上有个洞,然后血就从洞里流出来。

蒙蒂抬起手来摸到了脖子上的血——

蒙蒂: 会让兽医缝合的。

科斯泰亚: 记住一条规矩,别去惹半死不活的斗牛犬,有人在拿钱等着我们,

总是我和你一起出来,不,不,是你,我,还有多伊尔定律里的多伊尔先生。

蒙蒂皱着眉头——

蒙蒂: 多伊尔定律?你是说墨菲定律。

科斯泰亚: 墨菲是谁?

蒙蒂: 多伊尔是谁?墨菲定律就是要出错的时候就一定会出错。

科斯泰亚: 对,就是他。

外景 东河岸边 黎明

字幕: 四年之后

蒙蒂坐在一张公园长椅上俯看东河。他掐灭了一支香烟,又从烟盒里拿出了另一支,并点燃了它。

黑色的斗牛犬,现在它健康而且营养充足,蹲在蒙蒂的身边。从狗温暖的呼吸中升腾而起的白汽告诉我们现在正是冬天。

两个酷装打扮的年轻人,身着带有帽子的汗衫,外套皮衣,其中一人还牵着一只戴着长钉项圈的罗特韦勒牧犬。

多伊尔(这只斗牛犬现在的名字)狂吠起来,蒙蒂使劲地拖住它的项圈,多伊尔才嘟哝着渐渐安静下来。

其中一个年轻人:蒙蒂,怎么样?

蒙蒂点了点头但是没有说话。他正专注于眼前的景色,他注视着绿色的河水、钢筋构筑的桥体、红色的拖船,以及罗斯福岛上的石头灯塔。

多伊尔的叫声让蒙蒂回过神来,正在走近他们的是西蒙,一个30出头骨瘦如柴的男人。他穿着及膝的雨靴,以及一件很脏的黄色长款皮衣。

西蒙:别叫了,多伊尔,别叫了,小狗。你怎么样了,蒙蒂?

蒙蒂重新望向河水,多伊尔又叫了起来。

西蒙(继续):你要让这狗放松点,嘿,多伊尔,小乖乖!

多伊尔绷紧了一攥在蒙蒂手里的狗链,它怀疑地嗅着西蒙身上的气味。

西蒙(继续):我想你的狗不喜欢我。

蒙蒂:走吧,西蒙。

西蒙:我又犯瘾了,一个小时前我一起床就犯毒瘾了。

蒙蒂:我也无能为力,去一百街第十大道吧。

西蒙:一百街第十大道?别闹了,我才不去。

他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了一卷用橡胶带绑在一起的五美元钞票。

蒙蒂(生气地):收起来。

多伊尔又叫起来,西蒙把钱收回了衣袋。

西蒙:好的,好的,我只是想说,我不

是来求你施舍的。

蒙蒂:我不干了。

西蒙:指着自已喉咙上的一排伤疤——

西蒙:今天早上刮胡子时我刮伤了自己,四道伤痕呀!我的手一直在抖。行行好吧,蒙蒂,我去不了哈莱姆区了,看看我,他们会生吃了我!

蒙蒂最终站了起来,朝着西蒙走过去,越走越近,直到他们的脸之间只有几英寸的距离——

蒙蒂: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哥们儿。我说过,我不干了。

多伊尔嗅着西蒙的靴子,接着抬起头,用嘴舔他的腿。西蒙向后跳了半步,他尽量同这只斗牛犬保持距离,以免惹怒它。

西蒙:你怕我到警察那里去告密吗?你是了解我的。

蒙蒂:你没听清我的话,我被抓住了,游戏结束了。

西蒙眨了眨眼睛,试图挤出一丝笑容。他回头向下看见了多伊尔正在用鼻子嗅他的手。

西蒙:五年了,我都是从你这儿拿货。好吧,好吧,我走。你没必要感到恶心。

蒙蒂和多伊尔注视着那男人走远,他们也开始沿相反的方向散步。他们穿过混凝土的小路、沙地,并在篮球场驻足了一会儿。

六个技术拙劣的孩子在进行着他们上课前的比赛。蒙蒂看着一个小家伙兴奋地传球,轻蔑地摇了摇头——

蒙蒂: 你应该向左。

小家伙在向右运球, 结果错过了一次很好的贯篮机会。蒙蒂吐了口口水又接着前行, 多伊尔在前方领路。

外景 坎贝尔—索耶高中 稍晚些时候

蒙蒂沿着上东区的叶形街道来探访这所古老的私立学校。

两个十年的女生在经过时看了一眼蒙蒂, 人们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打量他。

女孩们弹掉长长的烟蒂才走进学校。

内景 坎贝尔—索耶高中

蒙蒂走在教学楼的走廊上, 多伊尔就跟在他身边。急于奔向各自教室的学生们看了看多伊尔, 又打量了一下蒙蒂。

上课的铃声响了, 走廊在刹那间变得空空荡荡。蒙蒂伫立在一排相片栏前, 他审视着一张照片, 露出了笑容。

镜头推进照片

这是坎贝尔—索耶高中篮球队的照片。队员们和他们的教练站成一圈, 镜头有意识地向一张面庞推进, 那是16岁的蒙蒂, 自由而单纯。

镜头继续推进, 黑白分明的脸庞变得模糊起来。

管理员: 对不起, 先生, 要帮忙吗?

蒙蒂从思绪中回过神来, 眼前的管理员大概50多岁, 高高的个子, 相貌有些吓人, 此时正透过眼镜斜视着他。

蒙蒂: 什么?

管理员: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蒙蒂(微笑): 不, 没有。

管理员: 学校是禁止狗入内的。

蒙蒂: 好吧……(指着照片) 我以前在这念书。

管理员: 我是说让你把狗带走。

蒙蒂(依旧看着照片): 你看, 当时我还是个毛头小子。

管理员弯下腰来, 斜看着照片。

管理员: 我猜你不是中卫。

蒙蒂: 哈哈, 是控球后卫, 我入校第一年就加入校队, 我保持着单场最多的助攻记录。

管理员: 不对, 马文·雷伊去年打破了这个记录。

蒙蒂看着她。她耸了耸肩——

管理员(继续): 我是女队教练。

蒙蒂又转回身去看照片——

蒙蒂: 那年头我们所向无敌。

管理员: 真的?

蒙蒂: 直到我被踢出了学校, 从那以后他们就一蹶不振了。请问雅各布·伊林斯基在哪儿?

管理员: 可能在他的教室, 301房间。

蒙蒂: 谢谢。

他带着多伊尔走开了, 一会儿又转身回来了。

蒙蒂: 马文·雷伊?

管理员: 是他。

蒙蒂: 你确定?

管理员: 他打破记录的时候我在场。

蒙蒂点了点头走开了。管理员看着蒙蒂和他的狗走在长长的走廊上。

内景 坎贝尔—索耶高中的教室

雅各布·伊林斯基站在黑板前,面对着三排毫无灵气的学生的脸。他身着一件有些肥大的斜纹呢夹克,袖子上还沾了些粉笔灰。

雅各布与蒙蒂同龄,但是他看上去要年轻一些。他咬嘴唇的样子总是透出一种青春期的懒散。

一个叫玛莉的学生正站在桌前朗读课本上的诗文。她的眼脸上涂抹了很重的眼影,头发染成了黑色,手腕上还文有玫瑰刺青。

玛莉(朗读):让我们用尽所有的热情和所有的甜美,欢愉的力量将冲破深锁的心房。

雅各布看着她。我们并不知道这所学校对学生着装的规定,但是可以猜得出她一定违规了。我们还可以感觉到雅各布在看着她的时候带着一丝贪婪的神情。

她那穿了脐环的肚脐在女式T恤下面清晰可见。

玛莉(朗读):不要让太阳停住脚步,而要让它猛烈地燃烧。

玛莉耸了耸肩,坐了下来。

雅各布:很好,很好,读得很棒。那么,大家觉得怎样?你们怎么了?

没人发言。雅各布点点头——

雅各布:好吧……

这时一个留着山羊胡,长相有些忧郁的光头男孩举起了手。

雅各布:鲁克?

鲁克:我能去一下洗手间吗?

雅各布:不行,你20分钟前刚去过。

鲁克:可是我膀胱发炎。

雅各布:这首诗,嘿!我们在谈这首诗!

玛莉:这首诗一点也不深奥。这家伙想和女人做爱,一直在劝她乖乖就范。

一些学生开始心不在焉地傻笑。

这时一串敲门声将雅各布从他的地狱里解救出来。他应声去开门,结果愣在了门边。

这是那种在教学楼里很常见的门,在上部装有铁栅加固的玻璃窗,可以使人在不打扰他人的情况下看到教室里面的情形。

这会儿多伊尔正伸着舌头注视着窗内的雅各布。

玛莉(继续说):鲁克,我知道你妈今天没来。

鲁克:吃了我吧!

雅各布打开门。

蒙蒂抱着多伊尔站在门口。多伊尔挣脱了主人的怀抱,扑向了雅各布,险些将这位老师扑倒在地,并且用它的脏爪子在雅各布的衣服上到处乱摸。

蒙蒂:别闹,多伊尔。

多伊尔立刻平静下来,蹲在雅各布旁边注视着他。

雅各布:嘿,看看,这是谁?

雅各布既紧张又笨拙地上前抱了抱蒙蒂。

蒙蒂(看着多伊尔):看,它喜欢你。

雅各布看了看多伊尔,此刻它正在摇尾巴。

蒙蒂(继续说):它确实喜欢你,那么,你在干嘛?

雅各布回头看了看他的课堂, 学生们都在盯着蒙蒂和他的狗, 他们第一次变得这么安静。

雅各布(对蒙蒂): 我想, 在教书吧!

蒙蒂: 蛮酷的。(对里面的学生) 嘿, 你们好!

几个学生害羞地摆了摆手。

蒙蒂(对雅各布): 很抱歉打扰你。听着, 计划有所改变, 晚上有人想给我在市中心搞一个告别派对, 你和弗兰克先找个地方碰头, 然后我去接你们。

雅各布被这次会面搞得有些慌乱, 但他知道学生们都看着自己。

雅各布: 好吧。

蒙蒂凑近雅各布。

蒙蒂(耳语): 那个穿着露脐装的在向 我抛媚眼。

雅各布回身发现玛莉正在盯着他们看, 又转回来看见了正在对着玛莉微笑的蒙蒂, 急忙抓住了门把手——

雅各布: 好吧, 那就到时候见。

蒙蒂: 告诉弗兰克, 我们午夜以后见。

待蒙蒂带着多伊尔走开, 雅各布关上了门, 转回身看着寂静的课堂。这时响起了下课铃, 学生们一哄而散。

内景 教师休息室 稍晚些时候

屋子里只有雅各布一人, 他坐在沙发上, 用手托着头。这时敲门声响起, 雅各布抬起了头。

玛莉探进头来——

玛莉: 你有时间吗?

雅各布站起身来报以微笑。

雅各布: 当然, 请进。

玛莉: 我以为学生不准进入教师休息室呢。

雅各布: 我不会告发你的。

玛莉走了进来, 怀疑地四处张望。雅各布指着一张椅子——

雅各布(继续): 请坐。

玛莉坐了下来。

雅各布(继续): 那么, 有什么事吗?

玛莉: 今天来班上找你的那个人是谁?

雅各布: 你是说蒙蒂? 我的一个老朋友, 他也是从这里毕业的。

玛莉: 他看上去可和你不一样。

雅各布: 实际上, 我有许多朋友都和我大不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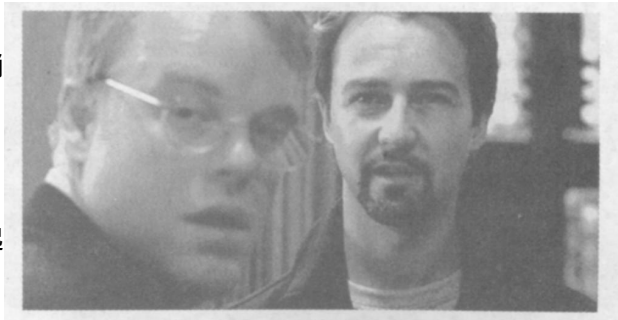
玛莉: 不, 我的意思是他看起来不应该是你朋友圈里的人。

雅各布: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稍顿) 我能帮你什么忙?

玛莉: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作文只得了“B+”?

雅各布: 好吧, 首先——

玛莉: 班里的其他人根本就不会写



作,这一点你是知道的,为什么拿我开刀……

雅各布: 别去管其他人。

玛莉: 文斯·米斯科拉写了一个他祖母去世的故事,你却给他一个A?为什么?一个怜悯的A吗?每个人都写祖母去世,不是因为他们怀念亲人,而是因为这样可以保证得A。你总是那么感性,说什么“哦,文斯,你写的太有力了,太感人了。”才不是这样呢!你不在乎,我不在乎,没人在乎。祖母就是这样,她们死了。

玛莉不停地大发议论,雅各布很是欣赏地望着她。

雅各布: 当你弄了那个东西的时候,

玛莉: 不是,为什么你这么关心?

雅各布: 只是好奇。

玛莉: 那么你会改我的成绩吗?

雅各布: 不,我不会改,我很希望你探讨——

玛莉猛地拉起地上的书包,一把甩在了肩上——

玛莉: 好吧,我真是浪费时间。

雅各布: 看看,别那么在乎你的分数,让我们探讨一些真正——

玛莉(嘟哝): 见鬼去吧!

玛莉跺着脚走出了教师休息室,她的黑色军靴踏在铺着油毡布的地面上铿锵有声。

雅各布摇了摇头,看了一眼时钟:九点十五分,接着抓起了咖啡桌上的电话。

内景 施里夫·齐默投资银行 与上一场同时

弗兰克·斯莱特里也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此刻正盯着远处墙上的一排挂钟。每一个挂钟下面分别标有东京、香港、法兰克福、伦敦等字样。标有纽约的时钟显示的正是九点十五分。

这是一个很大的商务间,数排的股票经纪人坐在各自的电脑前,用快速而含混的语言对着电话听筒传达信息。没有女人的地方就是这样嘈杂,并且充满火药味。

斯莱特里的长相简直是一个标准的



你妈妈怎么说?

玛莉不解地看着他。

玛莉: 什么?我什么时候弄了什么?

雅各布(指着她的手腕): 那个刺青。

玛莉: 她说,你哪儿来的钱弄这个?

雅各布: 哦,然后呢?

玛莉: 然后我说了什么,还是我从哪里搞来了钱?

雅各布: 我想是你说了什么?

玛莉: 我说这是免费的。

雅各布: 真的?

大学摔跤运动员：细细的脖子，稍稍塌陷的鼻子，肌肉结实，头发从额头上向后背过去，双眼深陷在弯弯的浓眉下。

这时他的电话铃响起来，斯莱特里开始接听——

斯莱特里：是弗兰克·斯莱特里。

他听了一会儿。

斯莱特里(继续)：现在不方便接听，新的失业人数出来了。

内景 教师休息室 接前面场景

雅各布：好吧，就是告诉你蒙蒂——

内景 施里夫·齐默投资银行 接前面场景

斯莱特里：过会儿我给你打过去。

他挂断了电话，转回来盯着面前的电脑屏幕。显而易见，他在等待着什么，而且十分兴奋。

利希特：过会儿跟我们一起出去吗？

斯莱特里看着他的老板阿里·利希特，他将近40岁，是个敦实而亲切的男人。

斯莱特里：哦，我今晚约了几个朋友。

利希特：一个重要的约会？

这话显然让斯莱特里有些不舒服。

斯莱特里：差不多就是一个告别派对。

利希特：听着，还有一件事，你手里还攥着那些股票吗？

斯莱特里：怎么了？有什么可紧张的？

利希特：这可不好，失业金申请率已经三个星期一路下跌了。

斯莱特里：难道大家都以为这样就意味着就业率会升高嘛？

利希特：大家都这么想因为这是事实。

斯莱特里：这次不会。

利希特：弗兰克——

斯莱特里：我有一个理论。

利希特：哦，好极了，你有一个理论，你总是故作高深，你已经投了六千万在里面了——

斯莱特里：是一个亿。

这消息吓着了利希特——

利希特：一个亿？上帝呀！弗兰克。

斯莱特里：他们授权我投资一个亿。

坐在附近的经纪人已经注意到了这场争执，利希特只得压低声音——

利希特：那是一个星期以前。他们一个星期以前放宽了限额，但是你已经过头了。

斯莱特里：我告诉你，失业人数还在降低，十四万或者十三万五千。

利希特：把你手里一半的股票卖掉，听见了吗？你在做着一项伟大的工作，这谁都知道，但是我始终还是你的老板，而且我告诉你：卖掉那些股票。

利希特用手按着斯莱特里的肩膀，过了一会儿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那是一个单独的、有墙和门的办公室)，沿路还和两边的经纪人打招呼。

费兰，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走到经纪人工作间，手里拿着一叠传真，分发给所有的经纪人。他给了斯莱特里一份，但是斯莱特里只是扫了一眼就把它揉皱了。

费兰: 索罗门预测失业人口是二十八万。

斯莱特里: 去它的索罗门!

费兰: 去它的索罗门兄弟?

斯莱特里: 他们这是想赌赢, 他们希望每个人都站在他们那边。

费兰: 那么, 失业率升高是怎么回事?

斯莱特里不想讨论这个话题 ——

斯莱特里: 高就业率意味着只有少量人要找工作, 对吗? 那就是说公司很难找到理想的人来工作, 也就是说要得到合适的人就必须提高薪水, 接下来就将发生通货膨胀, 你明白吗?

费兰(没听懂): 是。

斯莱特里皱着眉 ——

斯莱特里: 你穿着斜纹衬衫还配斜纹领带。

费兰低头看自己的领带 ——

费兰: 是, 这样不好吗?

斯莱特里: 你这样容易让人眼晕。快走吧。

费兰走开了, 有些紧张地正了正领带。

马库塞瞥了一眼斯莱特里前面的布告板。他梳着光光的头发, 穿红色的吊带裤, 还带着一脸的傻笑。看上去他像是那种懂得戈登·盖科手语的职业经理人。

马库塞: 最好赶快干, 宝贝。

斯莱特里什么也没说, 只是生气地敲打着他的电脑键盘。

马库塞(继续): 我并没有看见你拿起电话, 难道利希特没告诉你卖掉那些股票吗? 听说好像你的津贴被砍掉了。

斯莱特里擦了擦鼻孔, 假装没有听见对方的羞辱。

马库塞(继续): 你想违抗命令吗?

斯莱特里转动着他的滚轴办公椅, 同时注视着马库塞 ——

斯莱特里: 我有没有走进你的卧室去告诉你应该怎样和你老婆做爱?

马库塞撇了撇嘴, 接着叫了另一个经纪人 ——

马库塞: 嘿, 舒尔茨, 现在的失业人口是多少?

舒尔茨(在桌子前大喊): 大概二十五、二十七万吧。

马库塞坐了下来, 消失在隔板后面。斯莱特里怒视着自己的办公桌。他抓起电话, 把听筒放在耳边, 但没有拨号码。

利希特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叫斯莱特里 ——

利希特: 斯莱特里, 一切正常吗?

斯莱特里点头, 并竖起了拇指。利希特刚走进办公室, 斯莱特里就放下了电话。

马库塞再次把头探出了隔板 ——

马库塞: 把那些股票卖掉是件好事, 看起来数目不小呢。

交易室在刹那间陷入了奇异的宁静。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聚集在悬挂于顶棚的电视显示屏上。显示器没有发出声音, 只有特写的字幕出现在屏幕的底端。

每一台显示器都调到了同一个频道, 经济频道正在广播最新公布的失业人数。一个打领带的播报员在读数据。

斯莱特里低下了头, 他用两腿夹住握紧的双手, 闭上了双眼。很长时间, 屋

里一片寂静。

接着,叫嚷和怒吼的骚乱声充斥了整个楼层。所有人都在同一时刻叫出声来。我们只能听清其中的一两句——

经纪人甲: 停止抛售! 停止抛售!

经纪人乙: 这次亏大了!

斯莱特里抬头看着最近的显示器。一行白色的数字赫然出现在蓝色的背景上: 138112。屋子里所有的显示器上都在显示着同一个数字。

斯莱特里看着自己的电脑显示器,同样在最大的视窗里显示着这个数字: 138112。

斯莱特里扬起了眉毛。他变戏法似地找出了几分钟前被他揉皱的传真,然后掷向坐在另一隔段里的马库塞。

马库塞: 走开, 斯莱特里。

斯莱特里大笑, 然后枕着双手靠在了椅子上。

外景 蒙蒂的住所 下午早些时候

一座坐落在纽约安静小街上的四层公寓。娜塔莱尔·罗萨里奥正坐在门阶上看书。

娜塔莱尔20出头的年纪,有着像田径运动员那样瘦削的身材。虽然外面有些凉意,但她似乎并不在意。当她看见蒙蒂走过来便合书站起身来——

娜塔莱尔: 你们两个家伙走了多久? 我7点醒来时你们就已经走了。

蒙蒂正在口袋里翻找钥匙,只将一吻作为回答。娜塔莱尔闭上眼睛试图拥抱他,但是蒙蒂却生硬地结束了这个吻,爬上了台阶。

多伊尔摇晃着它的尾巴。

娜塔莱尔(继续): 你怎么样, 多伊尔先生?

她弯下腰来摸它曾经受伤的耳朵后面的毛。

蒙蒂: 为什么在这儿等?

娜塔莱尔: 我在这儿看书, 今天天气不错。



蒙蒂微笑——

蒙蒂：这当然是美好的一天。

他为她和多伊尔开了门。

蒙蒂跟在娜塔莱尔和多伊尔身后关上了门，并且上了锁。门上有五把锁，还配有一个结实的门闩。

尽管这套安全装置有点不吉利，但是配有硬木地板和正对街脚富人区的高大悬窗使之仍不失为不错的单间公寓。

墙上挂有一排黑白照片，记录了曼哈顿的蓝天，本森赫斯特地区和多伊尔。悬挂在沙发上方的最大一张拍摄的是布罗根酒吧。

多伊尔蜷缩在暖炉旁，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蒙蒂坐在沙发上用遥控器打开电视。

天气播报员：第一股强冷风暴即将到来——

蒙蒂关掉电视，盯着已没有画面的屏幕。娜塔莱尔提着一罐蜂蜜和一个勺子从厨房走出。

她将蜂蜜递给蒙蒂，让他帮忙打开。她坐在蒙蒂身边吃起了蜂蜜，并一直看着他，蒙蒂也同样看着她。

蒙蒂：怎么了？

娜塔莱尔：你在想什么？

蒙蒂：我在想什么？

他的身体微微前倾，身后露出了一支手工的真皮枪套，里面是标有代表布罗根的字头“B”的、像是老式布鲁克林·道奇的商标。

枪套里是一款口径为40mm 的后坐

式黑色手枪。蒙蒂将枪套扔在咖啡桌上，用手指抚摸着那个“B”字。娜塔莱尔盯着枪。

蒙蒂：我想像《X 战警》里的女超人那样可以穿墙而入。

他仍用手指抚弄着那个“B”字。

蒙蒂：如果我不能那样的话，如果不能穿墙而过，那我就“砰”一枪打穿自己的上牙膛，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

娜塔莱尔拍他的肩膀——

娜塔莱尔：别这样开玩笑。

蒙蒂：你认为我在开玩笑？



娜塔莱尔：那么，今晚在你自杀之前，我们做什么？

蒙蒂向后靠去，双臂松弛地搭在沙发的靠垫上。

蒙蒂：老外在维尔维特酒吧帮我搞了个派对。

娜塔莱尔：我以为你和他们已经没有瓜葛了。

蒙蒂：差不多是这样的。

他看着她又吃了一口蜂蜜。

蒙蒂(继续)：这是个很坏的习惯。

她向前探身，吻了蒙蒂的嘴唇。

娜塔莱尔：跟我一起洗个澡吧。

蒙蒂：现在不行。

她亲吻着蒙蒂的下巴，但是蒙蒂十分漠然，他的思绪已经转向了别处。

她把蜂蜜罐放在桌子上，走出客厅。

蒙蒂听见她走进浴室并拧开水龙头。

他听着流水的声音。（切换）

内景 蒙蒂的浴室 6个月以前

狭窄的浴缸里，娜塔莱尔坐在蒙蒂的大腿上。蒙蒂在为她按摩肩膀。窗台上的收音机传出曼妙的音乐。

由于蒙蒂说了什么，娜塔莱尔正在开心地大笑。而蒙蒂则紧紧地贴着她，亲吻她脖颈和耳后的肌肤。她舒展着腰背，将一条腿伸出了浴缸。

他自上而下抚摸她的腿，突然停了下来！发现她脚踝上的波多黎各国旗的刺青；她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了刺青，连忙撒娇——

娜塔莱尔：以后不这样了。

蒙蒂：你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只不过度假去了两次波多黎各。为什么要这样？难道因为我祖父母来自于爱尔兰，我也要再在屁股上刺上爱尔兰国旗吗？

娜塔莱尔：你，你的屁股上根本就没有地方刺爱尔兰国旗。

蒙蒂将手伸进温暖的水里，够到她身下掐她的屁股。娜塔莱尔慌忙尖叫，蒙蒂也笑起来——

蒙蒂：我们要是孩子，将来一定很棒。

很响的敲门声惊扰了他们，他们对视着，多伊尔在另一个房间叫了起来。

娜塔莱尔从浴缸里钻出，披了件浴

袍，就去开门了。蒙蒂则在静静地听着，他知道是谁来了。他紧盯着浴室打开的窗子。

内景 蒙蒂的客厅 仍旧是闪回

蒙蒂只穿了条短裤走进客厅。四个全副武装的缉毒官员已经在等他了。

多伊尔竖着耳朵，紧张注视着那些人，蒙蒂抓了抓它的头，让它放松下来。

娜塔莱尔惊慌地看着蒙蒂，她仍扶着已然打开的房门。

蒙蒂：关上门，亲爱的。

她关上了门。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你就是蒙蒂·布罗根？

蒙蒂：是的。

布若夫斯基打开公文包，取出一张纸递给了蒙蒂。蒙蒂扫了一眼。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我是负责缉毒案件的执行官布若夫斯基。我们被授权搜查你的公寓。

布若夫斯基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其他三位执行官在屋内巡视。一个望向窗外，一个翻阅咖啡桌上的杂志，另一个则盯着墙上的照片——

执行官坎宁安：这张照片是你拍的？

蒙蒂：是的。

执行官坎宁安：拍得不错。

当一位执行官走近了多伊尔，小家伙立刻叫起来，执行官吓得退了回去。

蒙蒂：多伊尔，放松点儿。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为什么不把狗拴起来？

蒙蒂：他在室内没必要戴链子。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 它最好保持安静, 否则我就狠揍它。我看过不少人被这种小杂种咬伤。

蒙蒂小声示意多伊尔走到他身边, 并俯下身来, 抚摸着多伊尔的脖子。

娜塔莱尔由于只穿了一件浴袍有些不好意思, 便朝着卧室走去。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继续): 您是罗萨里奥小姐吧? 我需要您站在原地别动。

他对她使了个眼色。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继续): 你可不能到处乱走。

娜塔莱尔只得靠墙而立, 她希望蒙蒂给她一点暗示, 但是对方却毫无反应。

看上去这些人并不急着去搜查。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继续): 哈!

他注视着自己正坐着的沙发——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继续): 这沙发不太舒服嘛。

蒙蒂盯着这位执行官, 而后长出了一口气。他转过头来开始仔细观察娜塔莱尔。

执行官坎宁安: 也许是因为你的坐姿, 姿势是非常重要的。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 不, 是这个沙发的问题, 它有些凹凸不平。

蒙蒂: 不必在意这些。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 我真是不能理解。这沙发看上去真是不错, 你花了多少钱在它上面? 罗萨里奥小姐?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站起身来, 低头看着沙发的靠垫。蒙蒂始终看着娜塔莱尔, 就在视线相遇的一刹那, 娜塔莱尔却闪躲开了。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 也许是里面的填充物有问题?

执行官坎宁安: 就是填充物。

布若夫斯基拿起了中间的靠垫, 将它抱在手里, 拉开了拉链。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 也许就是这些填充物。

他掏出了几把填充纤维并把它们扔在地上, 蒙蒂与娜塔莱尔注视着。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继续): 是的, 这有一些块状的东西。布罗根先生, 我能找到这些东西可真是太好了。这会使你的沙发坐上去更舒服。

其他的执行官笑起来。布若夫斯基从靠垫里掏出了一个形状像酒瓶的东西, 外面用塑料和胶带包裹着。

布若夫斯基故作惊讶地扬起了眉毛。而其他的执行官则不以为然, 发出了咯咯的笑声。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继续): 布罗根先生, 我敢说这次你死定了。

(闪回结束)

内景 蒙蒂的客厅

蒙蒂坐在沙发上, 转头看着沙发靠垫。外面天色已晚, 蒙蒂却没有开灯。

娜塔莱尔: 亲爱的?

蒙蒂抬起头。娜塔莱尔穿着一件浴袍站在浴室的门口。

两人默默对视了一会儿。之后, 蒙蒂站起来, 抓起了桌上的枪, 别在了腰后。

娜塔莱尔(继续): 你去哪儿?

蒙蒂: 去和我爸吃饭。再过几个小时我给你打电话。

他迅速地亲吻了她一下便要转身离开,继而又停下来看着她——

蒙蒂:今晚你能穿那件银色的晚装吗?

娜塔莱尔:你要我穿吗?

他点点头——

蒙蒂:我想记住你穿那件晚装的样子。

他走出公寓,只留下娜塔莱尔独自待在黑暗的客厅里。

外景 蒙蒂的住所前

科斯泰亚坐在门阶上,从一个银色的小瓶子里啜饮着什么。一个女子慢跑着从他面前经过,科斯泰亚就在后面和她打招呼——

科斯泰亚:嘿,漂亮妞!

慢跑者没有朝他的方向看。他又从银色瓶子里饮了一口。

一位年轻的母亲推着自己的孩子从门阶前散步经过。

科斯泰亚(继续):你好,漂亮的妈妈!你好,小宝贝儿!

母亲没有理会他,而他却吸引了那两个两岁小姑娘的注意,她看着他。

科斯泰亚(继续,在母亲身后喊):你看上去像茱莉亚·罗伯茨,有人告诉过你吗?回来吧!我跟你再生一个小宝贝儿,我们生个男孩!

蒙蒂推开自家的前门,低头看见了科斯泰亚。

蒙蒂:你在这干什么?

科斯泰亚:你的邻居中有这么多美人,真是惹人喜欢。

科斯泰亚站起来,拽住蒙蒂的胳膊——

科斯泰亚(继续):你还好吗?

蒙蒂:我在享受我的人生。

科斯泰亚:老大想和你谈谈,他希望你今晚到维尔维特来一趟。

蒙蒂:知道,已经有三个人告诉过我了。他是想说再见吧!

科斯泰亚松开了蒙蒂的胳膊,难过地点了点头——

科斯泰亚:好像是吧!

蒙蒂:他想要什么?

科斯泰亚:我不知道。

蒙蒂:你这么远跑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你没听说过电话吗?

科斯泰亚:我知道,但是你一直没给我回话。老大想把这事敲定。

蒙蒂:我会去的,我会带上娜塔莱尔和几个朋友。

科斯泰亚:带上她?为什么?

蒙蒂:为什么不?

科斯泰亚耸了耸肩——

科斯泰亚:我们谈过这件事,你还生气来着。

蒙蒂:哦,上帝,她不会出卖我的。

科斯泰亚:不会?

蒙蒂:她为什么要出卖我?

科斯泰亚又耸了耸肩。

科斯泰亚:也许她姨妈是非法移民。

蒙蒂:是又怎样?

科斯泰亚:也许联邦调查局威胁了她?

蒙蒂摇摇头走下了台阶。

蒙蒂:你神经病,她不会那样做的。

科斯泰亚: 不会? 你问过她吗?

蒙蒂盯着他愣了一会儿才走开。

科斯泰亚站在门阶上。他感觉到了什么, 便举起手掌伸向天空。下雪了。

他抬头仰望天空。一些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来在四层的一个窗户里, 娜塔莱尔正在向下看他。

科斯泰亚看着她, 她拉上了窗帘。科斯泰亚于是又从他的瓶子里饮了一口。

内景 地铁站

蒙蒂在等待6号线地铁, 两个穿着风雪衫、戴织线帽的小男孩正蹲在月台边, 指着轨道上的什么地方发笑。

蒙蒂: 那里有什么?

孩子们指给蒙蒂看。顺着他们的视线, 我们还不能一目了然, 但是一旦我们的眼睛适应了黑暗, 就可以发现一些东西在动。

一群大老鼠正沿着轨道爬行, 沿途踩在充气纸袋、糖纸和桔子皮上发出阵阵声响。

男孩甲: 这些家伙, 他们吃鼠药就像吃巧克力一样。

其中最大的一只正在绕着一个位于第三条轨道外侧的纸杯嗅来嗅去。

蒙蒂从他的驼绒大衣衣袋里掏出了一把零钱。

蒙蒂: 看这个。

他选择了一枚25美分的硬币, 随着一个同赫西·哈金的投掷一样平滑的自由抛物动作, 蒙蒂将硬币扔进了那个十步远的空纸杯。

那只大老鼠被吓了一跳, 慌忙逃进

了月台边缘下方的鼠洞里。两个孩子也受到了影响, 小声嘀咕着。

蒙蒂(继续): 这里——

他拿出了那些零钱——

蒙蒂: 试着投一次。

两个男孩子对视了一会儿, 之后每人拿起了一个硬币。他们看着蒙蒂, 蒙蒂对他们点了点头——

蒙蒂(继续): 让我看看你们怎么样。

第一个孩子仔细地瞄准纸杯。然而他的投掷还是偏离了目标, 硬币打在了隧道另一头的瓷片上。

蒙蒂(继续): 你的投掷点太高了。你看——

他模仿着孩子刚才的投掷动作。

蒙蒂(继续): 看, 你的发球点在这里, 所以它才会这样划过去, 这就像——你玩篮球吗?

男孩甲: 不玩。

蒙蒂: 棒球呢?

男孩甲: 不玩。

蒙蒂: 不玩? 那你玩什么?

男孩甲: 足球。

蒙蒂(有些反感): 足球, 好吧, 真见鬼。(转向另一个男孩) 该你了, 男子汉。

第二个男孩子脚顶着黄色保险线开始了他的投掷。当他最终将硬币抛出, 硬币在空中一闪, 矫捷地落在了纸杯里。

蒙蒂(应声说): 棒极了!

他举起了拳头和孩子击掌, 开心地大笑。

男孩甲: 看呀, 看呀, 查理的技术真是棒极了。

查理没有说话, 只是一边笑一边单

脚跳。

蒙蒂: 许个愿吧!

查理: 会实现吗?

蒙蒂: 是的, 投掷一次就像实现一个愿望。

蒙蒂和查理全神贯注地盯着纸杯。

内景 6号线地铁

当列车摇晃着穿过隧道的时候, 蒙蒂闭上双眼养神。

特雷: 蒙蒂? 蒙蒂·布罗根?

蒙蒂睁开双眼。特雷·鲍威尔正站在他面前, 他抓着扶手正对着蒙蒂微笑。这是一个金发碧眼, 面目温和的英俊男人, 看上去像是耶鲁的毕业生。他穿着一件剪裁精良的海军蓝外套。他的妻子南希站在他旁边, 同样的金发碧眼, 同样的面目温和。

蒙蒂(没有认出他们): 嘿……

特雷: 特雷·鲍威尔。在坎贝尔一索耶高中。

蒙蒂(努力表现出热情): 哦, 特雷, 嘿, 你怎么会在这儿?

特雷: 太棒了, 太棒了。当年高曼把我一天锁起来20个小时, 而且还……对不起, 南希, 这位是蒙蒂·布罗根, 坎贝

尔一索耶高中最好的篮球运动员。

蒙蒂站起身来与她握手——

蒙蒂: 很高兴认识你, 来, 坐我这里吧!

南希: 不不, 你坐吧——

蒙蒂: 这一站我该下车了, 我要换乘B号线列车。

他们拍了拍蒙蒂的肩膀——

特雷: 真糟糕, 我真希望也坐那趟车。

蒙蒂: 是啊, 但是我想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特雷: 十周年聚会很快就要到了。事实上, 我是咱们班的男生组织者。我们希望我们能在那时候再见, 6月15号?

列车已经进站了, 蒙蒂向门边移去。

蒙蒂: 是啊, 我也很希望如此。见到你们很高兴。

蒙蒂总算逃了出来, 特雷一直看着他远去。

南希: 他也在坎贝尔一索耶高中读过书?

特雷: 是, 还是奖学金获得者, 不过好景不长, 大三时他被开除了。

透过地铁的窗户, 他们看见蒙蒂上了楼梯。

南希: 为什么?

特雷: 卖毒品。(停顿)

你可以将这家伙剔出本森赫斯特, 但是却不能使这家伙摆脱本森赫斯特的影响。

外景 布罗根酒吧



夜晚

雪越下越大。我们可以看到雪花在昏黄的街灯灯光下翻转飞舞。

从街上就可以看到这间酒吧。在店铺的前窗上写着几个烫金的大字“布罗根酒吧烧烤屋”。

从外面看上去,这间酒吧和本森赫斯特其他的酒吧没有两样,霓虹灯的啤酒标志就挂在窗户里面。

内景 布罗根酒吧

然而进入到酒吧里面,很多细节都会吸引你的注意:镀锌的吧台,铜制的脚踏栏,以及放置在酒瓶后的古董镜子。

一个男招待用抹布和去污喷雾剂擦拭着吧台。两位客人坐在吧椅上观看电视里的篮球比赛。

蒙蒂和他50岁的父亲詹姆斯·布罗根坐在一张放在角落的桌子边。他们每人要了一品脱吉尼斯黑啤。老布罗根当年一定是个很帅的小伙子,但是岁月赋予了他太多的艰辛。

蒙蒂指着墙上的蒂凡尼烛台——

蒙蒂:你从哪里找来的?

布罗根先生:羊头湾的跳蚤市场。一位老妇人去世了,他的孩子五天之后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可能她生前还以为后人会有谁独吞这些磁盘子呢。

蒙蒂:也许他们已经不需要这么多盘子了。

布罗根先生(满足地):这瓷器真是漂亮。

蒙蒂靠在椅子上打量着酒吧。就好像他从来没有打量过这块熟悉的地方一

样,然后他的视线长时间地落在了父亲身上。

这时,一脸皱纹的女招待鲁思捧着食物走了过来。他给了老布罗根一份猪杂,给了蒙蒂一份牛排。

蒙蒂:谢谢,鲁思。

鲁思:随时为您效劳,宝贝。

她把手搭在蒙蒂肩上。

鲁思(继续):我会每个月给你寄一份甜饼,带花生酱的那种,好吗?你最喜欢那种了。

蒙蒂笑着点头。鲁思与老布罗根交换了一下眼神,之后才转身离去。布罗根先生切下了一片面包圈,并在上面涂上了黄油,他盯着这份黄油面包,把它放进了盘子里。

布罗根先生:我和索尔谈过……

蒙蒂:老爸,拜托你。

布罗根先生:也许他能帮上什么忙。

蒙蒂:索尔,他已淡出江湖20年了。

布罗根先生:但是他还应该认识一些人的。

蒙蒂:那个三百岁的老家伙。他就会一天到晚坐在那里打牌,他能帮我什么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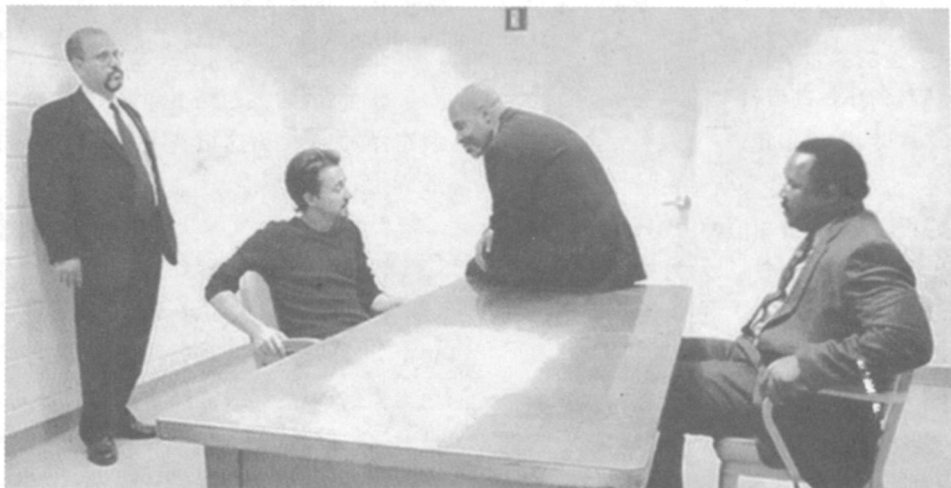
布罗根先生:可他毕竟还认识些人物。

蒙蒂:老爸,我求你了。我会没事的,就是求你别参与进来。(停顿)好吗?

布罗根先生:等你出来的时候你还很年轻。

蒙蒂把叉子落到了地上,他用纸巾擦了擦嘴。

布罗根先生(继续):我知道你并不



这么想。不过听我一句话，在里面一定要低头做人，千万别惹什么麻烦。

蒙蒂：上帝呀，够了。

他们都看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

布罗根先生：这种事就不应该发生。

蒙蒂用指关节轻轻敲击着桌面。

蒙蒂：老爸，我已经一团糟了，还能跟你说什么？我已经一败涂地了。

内景 布罗根酒吧的卫生间 稍晚些时候

蒙蒂站在狭窄的卫生间里，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有人在镜子上方的墙壁上信手涂鸦“干你”。（切换）

内景 缉毒所办公楼 审讯间 晨
蒙蒂对着整整一面墙上的镜子。

内景 观察室 稍后
两个执行官通过镜子向后看他。

内景 缉毒所办公楼 审讯间 稍

后

蒙蒂坐在桌子前等候。执行官布若夫斯基走了进来，接着是执行官坎宁安。布若夫斯基故意将门微微敞开。

蒙蒂从门缝里看见娜塔莱尔被另两个执行官押解着进了另一个房间，布若夫斯基关上了门，他笑着面向蒙蒂——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你的女友是个美人嘛。

蒙蒂盯着他。布若夫斯基假装发抖——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继续）：哦，你的样子好吓人啊。天啊，你看见他在瞪我吗？

坎宁安笑起来。两个执行官都坐了下来。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娜塔莱尔·罗萨里奥，多好的名字。你看她的身段了吗？

坎宁安又笑起来。

蒙蒂：你们休想让她说出什么……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不，不，你完全搞错了。是她揭发了你。

蒙蒂沉默了一阵。当他要说话的时候,他的嗓子又暗哑下来,充满了顾虑,他必须让自己保持平静——

蒙蒂:你骗我。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我?真是好心没好报,你就那么相信她。我只知道她可以走了。我们刚刚放了她,再见,娜塔莱尔。

执行官坎宁安:她今天晚上也许要参加一个盛大的聚会。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当然,为什么不呢?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她可以一个人拥有那套高级公寓了。

执行官坎宁安:她可是个聪明女孩,你就不同了……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你看上去挺聪明的,靠奖学金念贵族学校,对吗?这对你这样的从本森赫斯特来的穷小子来说真是不赖。

执行官坎宁安:可你却因为卖毒品被学校开除,真替你惋惜,你这家伙。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你知道像你这样的靓仔在监狱里会有什么下场?

执行官坎宁安:哦,他们一定会爱死你。

执行官布若夫斯基:不过现在还不晚,布罗根。对于一级重罪,你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交易。你要放聪明一点,为什么不谈谈你的老大布卢?

蒙蒂(对坎宁安):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执行官坎宁安:当然。

布若夫斯基和坎宁安向前探了探身,希望蒙蒂供出那些名字。

蒙蒂:当你舔着他的屁股时还会这

么罗嗦吗?

布若夫斯基和坎宁安坐了回去。

蒙蒂:因为他老是不知道闭嘴,所以我奇怪,你不觉得这很吵吗?他帮你舔屁股却始终说个不停? (切换)

内景 布罗根酒吧的洗手间

蒙蒂依然盯着镜子。他沾湿了手指想把“干你”擦掉。这时有人敲门,蒙蒂忙用力擦拭,但是仍没能擦净。

又一阵敲门声。

蒙蒂:知道了,就好了。

内景 布罗根酒吧

蒙蒂回到座位上,喝了点吉尼斯黑啤。

蒙蒂:我想问你个问题。

布罗根先生:好的。

蒙蒂:你觉得娜塔莱尔怎么样?

布罗根先生:她是个好姑娘,你妈妈也会喜欢她的。

蒙蒂:你信任她吗?

布罗根先生:我信任她吗?为什么我要信任她?

蒙蒂:你觉得我应该信任她吗?

布罗根先生:这话从何说起?

蒙蒂:我听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停顿)有人说是她出卖了我。

布罗根先生(怀疑地):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蒙蒂:我不知道。可能是故意诬陷。

布罗根先生:那姑娘爱你,蒙蒂。我不相信她会背叛你。

蒙蒂:所有事情都变得很奇怪。老

爸。有时早晨我醒来,要用一分钟来思考我是谁,你知道吗?我到底从哪里来。

布罗根先生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点了点头。

蒙蒂(继续):我看着那些和我在一起的人,就会想,他们是我的朋友吗?(停顿)这些天我唯一信任的就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弗兰克和杰克。

布罗根先生:我很想念他们。

蒙蒂:至于娜塔莱尔……上帝。我没法不想她。

布罗根先生:现在这都不重要了,对吗?

蒙蒂看着父亲,蓝色的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蒙蒂:对我来说很重要。

蒙蒂看了下表——

蒙蒂(继续):我该走了。

布罗根先生:好吧,早上我去看你。

布罗根先生从夹克的内层衣袋里拿出钱包。

蒙蒂:早上?为什么?我会自己坐巴士去的。

布罗根先生:忘了巴士吧。我开车送你过去,可以节省一半时间。

蒙蒂:不,谢了,我宁愿在这里说“再见”。

布罗根先生从钱包里取出了一张小小的照片,交给儿子。

布罗根先生:带上这个,他们会让你坚持下去。

蒙蒂小心地拿着照片。

镜头推至照片

20年前的布罗根搂着她美丽的妻子,只有6岁的蒙蒂站在他们前面,穿着睡衣,头戴一顶消防员的红色头盔,眼睛还看着地板。

布罗根先生(继续):你小时候经常戴着消防头盔睡觉,你妈妈……

蒙蒂:别说了,老爸。现在别说。

蒙蒂小心地将照片放进自己的钱包,并吻了父亲的前额,这才走开。

詹姆斯·布罗根呆呆地看着蒙蒂曾经坐过的椅子。

内景 埃利乌瑟里亚希腊饭店 夜晚

老大布卢·森卡·瓦尔戈贝克,以及维克托·格迪正坐在可以俯瞰饭店大堂的私人包厢里。

这里的装饰带有古希腊风格:白色墙面、土砖地,还有一些海报描画着日落中的帕特农神庙和日出时的桑托里尼岩石。

这是老大布卢的地盘。他是个长相凶残的男人,长着又黑又粗的胡须,强有力的大手,能够感觉到他对无能之辈绝不宽容。很难断定他的年龄,大概在40至60岁之间。

瓦尔戈贝克,是老大布卢的副手,第一眼看上去像是超重的乡下肥佬,但是仔细端详,他的笑容里却有着一丝阴郁,眼神里透着卑劣。近50岁的年纪。

格迪,三十五六岁,是老大布卢的律师,穿着闪闪发亮的外套,佩戴黄金手链,皮肤因有意暴晒而成为深棕色。

格迪正忙着吃他的虾和乳酪,其他

两个人则一直在看着他。

格迪指向窗外——

格迪：下雪了。

老大布卢：今天早上你见到了布罗根？

老大布卢的口音和他的年龄一样难猜，也许是阿富汗人，或者伊朗人，再或者是土耳其人。

格迪：是的，见到了。

格迪拿起葡萄酒，自斟了一口。

老大布卢：然后呢？

格迪：显然，他现在很消沉。我不知道，他很难读懂。

老大布卢：我知道他会这样，我可不喜欢他这点。

格迪：听着，我敢百分之百保证这小子没有招供。如果他招供了就不会被送到奥蒂斯村监狱。

老大布卢和瓦尔戈贝克交换了一下眼神，显然并没把这个律师放在眼里。

老大布卢：我们在探讨人类的行为，格迪先生。没有什么是一百分百的。

瓦尔戈贝克：别把他们都想像成白痴。

格迪：问题就在这里，他们不是白痴。如果这家伙向联邦调查局谄媚的话，他就不会进监狱。第二，他选择了应该走的路，对吗？如果他成为污点证人，他们就会让他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格迪又用叉子叉起一只虾，并将它吞了下去。

格迪（嘴里满是食物，继续）：他始终紧缄其口。

瓦尔戈贝克：那只是迄今为止。

格迪：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怎样做对他有利。

老大布卢：他是个软骨头，怕是在里头坚持不了多久。

格迪：他会的。联邦调查局有规定，只要表现好，每个月可以减刑一天。即使是强奸男童，也只有7年牢狱而已。

老大布卢（对瓦尔戈贝克）：他今晚来吗？

瓦尔戈贝克点点头。

格迪：去哪？在维尔维特给他搞一个告别派对。

老大布卢：格迪先生，你就不用去了。

格迪：除了要坐7年大狱以外，为什么我还要去鉴定一个维尔维特的聚会？

老大布卢：为了打赢更多的官司。

格迪笑了起来，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老大布卢和瓦尔戈贝克并没有开玩笑。

格迪：听着，他们在他的沙发靠垫里找到了650克的大麻，那些东区的吸毒者都说是从布罗根那里买的。游戏到此就结束了。

老大布卢和瓦尔戈贝克什么也没说。格迪舔了一下嘴唇——

格迪（继续）：这就是美国的法律，没有什么可争的。难道要我和铁栅栏去辩论吗？很自然的会在78个月到97个月之间，我已经让他得到缓刑了，让他在这个花花世界再滞留几个月——

老大布卢：法官为什么判他缓刑？如果他没有和联邦调查局说什么，他怎么可以现在还在街上乱逛？

（下转第8页）

生成图像,叙述风格更加戏剧化,符合“人类兴趣”。

贾森·米特尔的《观众谈话类型:电视谈话节目与文化等级制度》(Audience Talking Genres: Television Talk Shows and Cultural Hierarchies)阐述了观众使用类型作为身份与文化力量基础的各种方式。他借鉴了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社会等级和品味差异的论著,将其运用于多轴心的美国当代社会,分析了一组接受调查的观众在构建类型范畴中如何回应日间与晚间谈话类节目的不同例子。他探讨了受众对《杰里·斯普林格节目》和《拉里·金》等电视节目的不同反应,揭示出,当前存在着一些关键的类型应用手段,无论受众是否观看“脱口秀”节目,类型在其生活中同样起作用。

电视类型研究正处于重要的十字路口,特别是目前电视节目制作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扩展到拥有500个频道的数字电视,节目制作者、评论家和观众正尝试讲一种关于“类型”的通用语言。我希望《大众电影电视杂志》本期的主题文章能提供一些发人深省的新方向,增强我们对这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的理解。

(引用书目)

里克·奥特曼著《电影/类型》(伦敦,英国电影学院,1999)。
约翰·科诺著《德义、类型与语境》,载《媒体研究》(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8),第108—134页。
简·福伊尔著《类型研究和电视》,载罗伯特·C.艾伦编《话语频道(第二辑)》(教堂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92)第二版,第138—160页。
格罗丽亚·古德尔著《真实电视的秋季综合节目:狗、约会和马戏团特技》,载《基督科学箴言报》2002年8月9日,第18版。
“这、这、这是比尔”,载《纽约时报》,2002年8月22日,A22版。
林恩·希尔施贝格(修订)《匣子里的思考》,载《纽约时报杂志》2002年11月3日,第67—71页。
贾森·米特尔著《电视类型研究的文化途径》,载《电影杂志》第40卷第3期,(2001),第3—24页。
特纳·格雷默著《类型、形式与“直播”电视》,载格伦·克里伯编《电视类型》(伦敦,英国电影学院,2001),第6—7页。

(上接第146页)

格迪耸了耸肩——

格迪:对于非暴力性罪犯来说,这很正常。他过去没有犯罪纪录,他老爸又抵押了酒吧作为保释金。他们才不用担心他逃跑呢。

老大布卢:他们知道的可比你想像的多。如果像布罗根说的那样,他是被逮

到的,缉毒官怎么会直奔沙发而去?他们显然知道确切位置。

格迪:有人出卖了他,知道是谁吗?
老大布卢和瓦尔戈贝克看着律师,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格迪(继续):不关我的事。
老大布卢:完全正确。

(待续)